

清議報全編
全一冊

清議報全編

第一冊·本館附錄(一)·
第二冊·本館附錄(二)·
第三冊·本館附錄(三)·
第四冊·本館附錄(四)·
第五冊·本館附錄(五)·
第六冊·本館附錄(六)·
第七冊·本館附錄(七)·
第八冊·本館附錄(八)·
第九冊·本館附錄(九)·
第十冊·本館附錄(十)·

文苑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四卷至第六卷

第一集：本館通論（下）
第二集：名家著述（仁學、儒學真論、飲冰室自由書）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

本館論說四

專論下

論中國民氣之可用

麥孟華

天下無無氣之人也。無氣之人罔不死。天下亦無無民氣之國也。無民氣之國罔不亡。印度之見墟於英人。土耳其之受制於列強。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衆也。其文化武備亦非盡腐窳也。然而民氣靡。蕙柔懦無骨。見國之衰弱而不以爲憤。受人之凌虐而不以爲辱。任政治之蕪敗而不以爲已責。覩然苟生。馴焉偷息。故聽他人之分裂。輒轄而莫敢誰何。若夫美之自立。其力必不足以抗英也。然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八年血戰。卒拒英而成獨立之邦。日之傾慕。其力必不足以抗慕也。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浪士奮湧。卒傾慕而成立憲之治。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則尤彈丸之國耳。然有勁悍不撓之民氣。雖英。美。雄。邦。率全國之兵力。費數年之時。日。卒未有以屈其力而抑其心。彼印土之與日非。其勢力之相去。豈不懸殊哉。然而興者如此。敗者如彼。是以文明之國。知民氣之有益於國也。順而導之。扶而植之。引而伸之。務使奮起發舒。踔厲無前。故民氣既昌。而國勢亦盛。野蠻之國。妄意民氣之有損。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於已也。則摧之鋤之。芟之僂之。籠之如鳥。檻之如獸。務使屈伏如牛馬。馴謹如奴隸。及其究竟。則小者身受戮辱。大之國主滅亡。上之三古。外之萬國。國之興亡。不絕於目。而其興亡之根原。則固未有與此理或爽者也。

曰。野蠻之國。務鋤民氣。然則民氣果可鋤乎。曰。是適足以自取覆亡。而民氣固無可壓抑之理者也。且夫民氣之興也。固非血氣用事。樂爲一閔。蓋必其深知人心頹萎。則國勢必不可振。國勢不振。則吾民必無一日之安也。又深知國家興衰。固皆國民之責任也。既積政治之思想。復苦壓抑之困難。辭之已久。發奮求伸。於是突然興起。不可遏抑。譬之水然。奔濤激湍。順流直下。壅以隄防。則潰決必將愈橫。譬之火然。火種遍布。藥線已燃。閉以屋瓦。則轟爆必將愈烈。天下雖有莫大之力。固未見能障東去之水。使西流。抑上炎之火。使下走者也。是故秦始皇民賊之雄也。焚書坑儒。務愚黔首。誹謗者族。偶語棄市。而民氣既奮。秦族遂以覆亡。路易十四專制之傑也。權力莫大。百端壓抑。而民氣既奮。法國卒以革命。美之隸於英也。重稅苛斂。困難不堪。而民氣既奮。卒脫其軛而自主。意之制於奧也。失其自主。困以教皇。而民氣既奮。卒除其縛而建國。日本大將軍之專政也。擅累世之威福。殺千百之浪士。而民氣既奮。卒倒幕府而維新。彼數人者。寧非挾雷霆萬鈞之力。操專制鈐抑之權者哉。然一與民角。其術遂窮。蓋鋤國民之氣。卽爲國民之敵。以一人而爲國民之公敵。烏在其不敗且斃也。故

夫國無民氣斯已耳。若有之也。則固無物得而阻之。無人得而壓之。無力得而禦之。我中國之無民氣也久矣。馴伏於二千餘年專制之下。名雖爲人。實未嘗有一分之人。權名雖國民。實未嘗任一分之國事。有奴隸之性質。無國家之思想。是以視朝廷如秦越。視國事如陌路。皆以爲分不當爲我本無此責任。雖外敵之逼迫。賊臣之亂政。顛覆危亡。在於旦夕。亦皆視爲他人之事。漠然無所動於中。故用兵敗劫。漠然不動如故也。宮園被燬。漠然不動如故也。土地屢割。漠然不動如故也。利權見奪。漠然不動如故也。外人遂皆唾我人爲無氣。詆我人爲無愛國心。皇上變政。首興庶民言事之權。始憬然於國家之事。我國民皆當與聞也。於是人知有國。而民氣始張。洎乎戊戌政變。天地反覆。六君子慷慨蹈義。糜身殉之。人心一激。民氣漸厲。且外患日逼。國政日敝。目覩困難。固皆一己切身之事也。憂國之士接踵並起。至於義和肇釁。北方糜爛。而坐擁兼圻。雅負時望之大吏。甘食安眠。熟眊無覩。雖至都城破陷。乘輿播遷。而尙苟保祿位。偷安旦夕。曾不聞挺一身以濟時艱。謀一事以紓國難。諸烈士乃痛心疾首。泣血呼號。奔走經營。謀救國之良圖。籌勤王之義舉。夫彼諸烈士者。寧不知各國之變政立國。無不得之流血哉。又寧不知中國官吏之野蠻頑暴。必至危身而買禍哉。特以爲中國之亡。亡在朝夕。不爲波蘭之分裂。即爲埃及之失權。國者民之所附。國之亡矣。民將何依。是將驅我四萬萬人爲奴隸也。與爲奴隸而生。無寧爲豪傑而死。况皇上捨

位忘身。復我民權。今在多難。竟無一人急其事。是狗彘之不若也。與爲狗彘而生。無寧爲丈夫而死。且國家之事。固國民之公事也。以我四萬萬人之公事。而盡奉之於必不能辦之二三人。不自盡其責任。而徒以責任望之他人。是中國止有此二三人。而我四萬萬人皆虛生也。與其虛生。無寧義死。於是奮不顧身。計不旋踵。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殉國家之急。遂皆蹈此湯火。羅此毒害。嗚呼。雖其志業未遂。其激昂忠義之壯氣。固足以雪我國民之恥。而增我國民之重者也。然後知我中國之人種。其熱心血烈。固足以救亡保國。必不在日本維新志士之後者也。又孰得謂爲無氣耶。又孰得謂爲無愛國心耶。

或曰。諸烈士氣誠壯矣。義誠烈矣。然中國民氣未厚。前者既仆。恐後者或因是而沮餒也。曰。人權之發達。既進步則不能退化者也。人心之奮厲。既發揚則不可遏抑者也。日本維新之初。志士之流血者。肩背相望。然而先者授命。後者繼起。激而彌厲。卒底於成。彼固黃種。我亦黃種也。豈彼能之。而我獨無其人哉。且戊戌政變。六君子之流血。彼賊臣之心。固謂可以奪我國民之氣矣。然而鐵血未乾。諸烈士已接踵奮起。我中國人心未死。豈遂無愛國忘身。忠憤奮發如諸烈士者耶。且我國民曩者之苟安隱忍。特以未知國家之責任。未知國民之責任。故忠義之氣。鬱而不發耳。今而知國家之危亡。固我國民之責也。又知國家之興敗。固我國民生死存亡之所係也。譬猶火發於室。延及棟宇。雖前者已焦頭爛額。後者亦必不拱手

以待焚。今日中國如火始熾。萬衆齊手。猶可撲滅。中人忠義。豈後日本。知必有豪傑奮起。不自諉其責任。以竟諸烈士之志業者。雖有秦始皇路易十四。亦未易壓其義憤。況此區區之阻力哉。嗚呼。彼忘君誤國。苟且偷息之人。其欲與民權爲仇讎。甘爲國民之公敵。亦何足責。然挾一人專制之私。抑萬衆救國之志。欲以是而阻人權之進化。遏民氣之奮發。其謀可謂至愚。其自計無亦太左矣。

或又曰。義和團之起事也。其氣亦不可謂不盛。然橫挑外釁。適足以速召瓜分。蓋民氣固未必有益於人國也。曰。無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若野蠻。勇悍適以敗國。而爲天下之亂民。有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循公法。堅勁足以立國。而爲天下之義民。義和團之召亂。其害在於不審外情。謬倡排外。而非在其氣之盛也。南方志士。皆深知今日之勢。必不可閉關獨立。洞見中外之事勢。詳審各國之情形。知邦交之必當先固也。則求力聯外交。知拒外之悖於公法也。則務力保外人。其議論播傳。皆與義和團相反。對故東西之報章。海外之人。士莫不交口稱道。譽其文明。及其事變。東西之報章。亦莫不交口悼惜。痛其冤酷。此其堅勁之氣之所以有裨於國者也。日本維新之始。即先倡言攘夷。鷙悍英銳。舉國若狂。然其所以攘夷者。徒以幕府聯外。故反對以排之。故其攘夷。究非攘夷實所以尊王也。亦實所以傾慕也。迨錦旗東指。幕臣歸政。而通商開港。出洋遣使。仍遠過於幕府之時。今日中國之時勢。其交涉

之繁多。更非日本之比。烏有倡言革新而行守舊之謬說。徒恃匹夫之勇氣。而恃文明之公理者哉。又安能以義和團之召亂。而謬謂民氣之不可用也。嗚呼。中國之命懸於呼吸。爲土印之衰亡乎。爲意日之中興乎。我國民忠義既奮。士氣方昌。英雄去人。正自不遠。知必有尼瑪留三條岩倉其人者。春雷已震。萬蟄齊蘇。嗚呼。其勿謂秦無人也。

論議和

麥孟華

天下之大。恥奇辱。其有過於城下之盟者乎。天下之巨創。誅痛。其有過於劫脅之約者乎。我中國以天下莫強之國。數半地球之衆。乃至歛手屈膝。委命於他人。而聽其死生。雖視頽泮。忍以求此大恥奇辱。巨創深痛之事。而且不可必得。而彼外人者。屏我於公法。而踐踏之。夷我爲野蠻。而蹂躪之。刀俎魚肉。而我無復分毫自主之權。以此言和。不成則爲波蘭之分裂。成亦止爲埃及之虛存。嗚呼。泰東病夫。命將垂盡。其爲氣厥而暴斃。與爲枯槁而瘦死。死必不免。要不過有早暮之異。而我國人士。猶惴惴然懼和議之不就。于于然冀和議之幸成。是猶魚遊沸鼎。祈命旦夕。寧有冀耶。寧有幸耶。雖然。吾聞一旅之中興。不聞千里之畏人。命猶未盡。事尙可爲。我邦人其勿聽他人之死生。我而速自謀其死生而已。吾且揣中外之大勢。以決和議之成否。蓋和議有必不易成之理。而有不能不成之勢。何謂必不易成也。一日我國主權之莫屬。中國民素無權。不能預議國家之事也。則其權在

於皇上。然皇上幽囚拘禁。久不與聞國政矣。則其權在於西后。然西后惑溺權奸。漸成尾大。且今播遷奔走。恐不免脅制於權奸也。則其權仍在端榮剛趙諸賊臣。諸賊臣者。爭權競勢。權力未必出一也。分黨營私。意見不能同致也。既恐一黨之專權。復不肯一人而任過。不利則互相推諉。有利則互相鏢軋。分以謀一己之私。必不能合以赴國家之急。慶王李鴻章既受媾和大臣之命。然許景澄袁昶以討鹵和。外一言而遽被夷僇矣。李鴻章鑒於覆轍。豈能無戒懼於中。况自甲午以來。權已他奪。名雖重臣。幾同疏逃。豈能不待中制。毅然而操賠款割地之權。而彼慶王者。則又於端榮剛趙之外。別立而自爲一黨者也。黨既不同。勢必不能偏重。則在內者必有以掣其肘。而不使在外者得以伸其權。至於加命劉張。更屬無足輕重。多門之政。無所適從。端榮剛趙營擾於中。慶李劉張旁皇於外。烏有不一之主權。足以決國家之大議者哉。不甯惟是。端榮諸人懼外國之必懲首惡也。乃挾皇上以西遷。踞陝西以負隅。藉董軍爲羽翼。進可爲團匪圖死灰復然之謀。退可使外人有鞭長莫及之勢。彼方跳梁負固。豈肯遽就範圍。今雖加以貶責矣。然空言罪譴。其權力依然如故也。有所憑藉以藏身。有所挾持以觀變。今日之勢。已成騎虎。寧肯自就黜僇。以謝外人而利國家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一日外人意見之不同。俄人提議撤兵。列國反抗之矣。德人提議究懲首罪。美人辭謝之矣。

談判未開。齟齬已見。夫以六七強國。各自謀其利益。而力有多寡。費有輕重。勢有強弱。地有遠近。其情勢既不能一。則賠償之利益。自不能無輕重於其間。而耿耿相視。又不肯取其輕。而讓人以重。且機牙相錯。日言平權。一有偏畸。優絀立見。故此索一利。則懼其權之不均也。彼割一地。則慮其勢之不敵也。得甲失乙。顧此遺彼。築室道旁。卒無成議。乃者至倡意既不同。各開談判之議。蓋投一骨於衆虎。勢不能讓而不爭。神聖同盟之軍。維納會議之約。是其已然之往事矣。且列強外言公義。內實各競私謀。俄人方議撤兵。而奉天已報攻陷矣。況山海關之軍報。保定府之羽書。旁午紛紜。交馳於道。蓋俄人窺伺北方。已有年歲。事會方來。可償夙願。於是運外交之狡術。逞略地之陰謀。斷不徒索一欸。徒割一地。遂自抑其囊括亞東之志。以失此千載一遇之機。德人亞洲勢尤鷙悍。經營山東。不遺餘力。務求北方之利。足以頡頏於俄人。以此之故。羣致牽動。是以槃敦登壇。干戈壓境。爲利爲戰。宗旨不明。嗚呼。豈有未宜休戰之書。可遽締通和之約者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何謂和議之不能不成也。一曰我無反抗抵拒之力。與敵相持。惟戰與守。今言戰乎。則團匪敗而無可恃之黨矣。武衛潰而無可用之兵矣。今言守乎。則津沽失而藩籬盡撤矣。京師陷而心腹受害矣。將言理乎。則釁自我開。固我曲而彼直。將言勢乎。則精銳略盡。又我竭而彼盈。彼賊臣者。雖積怨發憤。痛心切齒於外人。而勢窮力絀。終不能不忍辱含垢。下心低首以

行。成。且。議。和。之。所。謂。損。害。者。償。款。割。地。而。已。歟。固。取。之。於。民。地。亦。取。之。於。國。國。民。誠。受。其。災。而。賊。臣。固。無。分。毫。之。損。失。且。敵。兵。既。撤。外。人。既。退。仍。可。永。保。其。富。貴。大。張。其。威。權。況。相。持。不。下。一。氣。日。倍。我。能。往。者。寇。亦。能。往。尤。賊。臣。所。却。顧。而。憂。慮。者。乎。此。不。能。不。和。者。一。

一。曰。今。尚。非。賈。行。分。割。之。期。瓜。分。之。圖。騰。布。海。內。者。垂。十。年。矣。今。乃。聚。歐。洲。有。名。之。邦。入。其。國。破。其。都。握。其。國。權。制。其。死。命。嚮。之。空。言。勢。力。範。圍。者。今。宜。可。取。之。掌。握。矣。然。竊。揣。列。強。之。計。以。爲。中。國。者。天。下。之。腴。壤。萬。國。心。目。之。所。集。注。者。也。我。所。欲。得。之。地。他。人。亦。竊。睨。其。旁。宰。肉。不。均。不。能。不。出。於。衝。突。而。用。兵。者。天。下。最。危。險。之。事。謀。國。者。所。大。忌。也。如。此。則。莫。若。取。其。實。而。捨。其。名。各。握。其。土。地。之。主。權。而。使。之。爲。我。守。其。土。且。中。國。之。民。性。慧。氣。強。不。肯。同。化。於。外。人。而。其。數。又。至。衆。非。威。力。所。能。盡。夷。抑。者。也。今。若。突。倡。分。割。則。義。和。之。事。可。爲。前。車。積。忿。所。激。紛。然。并。起。而。我。老。師。已。久。糜。餉。尤。多。如。此。則。莫。若。求。其。利。而。避。其。害。利。用。其。人。民。之。所。主。而。使。之。爲。我。監。其。民。而。所。謂。關。疆。拓。地。之。謀。則。少。遼。緩。之。以。徐。俟。之。他。日。若。出。於。急。激。行。以。強。硬。摘。果。未。熟。非。但。不。適。於。口。而。已。也。商。務。之。損。耗。不。貲。羣。雄。之。爭。軋。尤。烈。蓋。列。強。之。涎。中。國。也。至。急。而。慮。之。熟。則。反。不。能。不。出。於。緩。者。也。此。不。能。不。和。者。一。

由。是。觀。之。和。議。殆。不。患。其。不。成。而。中。國。尙。可。冀。保。全。乎。曰。是。不。然。瓜。分。者。強。硬。之。瓜。分。而。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和。議。成。矣。而。彼。廣。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害。無。以。異。於。瓜。分。且。彼。握。我。政。

權。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奮。枯瘵而不自覺。則其害尤甚於瓜分。自茲以往。我中國無復完全自立之權矣。然則中國遂不國乎。曰是又不然。越之敗於吳也。棲於會稽。楚之夷於吳也。亡其鄢郢。然而越卒沼吳。楚亦興國。都城雖破。未足爲我病也。法之敗於德也。償其億萬之贖。割其兩省之地。然而法卒崛起。不失爲歐洲之雄邦。欵地雖割。未足爲我病也。普之敗於法也。限其兵額。美之轄於英也。困以重賦。然而普卒蹶法。而中興。美終脫英。而自立。雖干我內權。定議輒制。猶未足爲我之大病也。夫我中國之大病。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不在手足。而在心腹。所謂心腹內憂者。豈非亡我都城。棄我欵地。失我內權。召亂致亡之賊臣哉。乃者外人議加懲治矣。然賊臣植根深固。非空言所能懲。非降譴所能治也。況其羽翼布結。盤踞內外。和議一就。彼必將復握國政。復秉大權。且彼見外人之易與。一欵一地。即足以了之。而瓜分之非必實有其事也。則更大肆其淫威。橫施其暴行。昏謬凶悍。必無以異於戊戌以後之所爲。加以湖山已毀。將重復之以歌舞太平。家室已傾。得封殖之以胞育孫子。而其排外之思想。所鬱積而未能得志於外人者。亦將舉而一洩之國中。舉凡學堂武備。船政鐵路。工廠藝學。政治之稍涉外國者。將芟薙而使之盡。邦人士庶。稍能通達外情者。將夷謬而使無遺。新政必無一日之可行。國勢必無一日之可振。則雖外人不遣一兵。不加一鏃。而國內魚爛。人心瓦解。固自腐敗潰決而底於亡矣。我國民其勿幸此和議之成。而先慮此心腹之

病矣。曰。和議既成。外人必爲我謀復新政也。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國人當自謀之。我自
有國。我自有人。而必待他人之革新。而必待他人之行政。中國尙忍言乎哉。埃及土耳其其
明效大驗。亦既可觀。此固志士之痛心疾首而不忍言者也。

曰。然則今日之遷都。爲是乎。爲非乎。曰。以中國之往事推之。平王東遷。周室凌夷。元帝東渡。
晉室偏安。高宗南遷。宋業中墜。則遷都未有能中興者也。以外國之往事推之。彼得遷都於
聖彼得堡。而創定霸基。日本遷都於東京。而稱雄東亞。則遷都未有不奮起者也。蓋閣弱之
主。避地以圖存。英武之君。擇地以創業。宗旨不同。事功之所以大異矣。是以野蠻之世。當建
都於險阻四塞之地。以有險可守。而山川足資屏衛也。文明之世。當建都於水陸交通之地。
以舟車便利。而號令足便控制也。今誠宅中圖治。發憤維新。固宜擇文物最盛之區。建中央
集權之所。則文明易於輸入。政治便於指揮。烏有崎嶇山谷之中。偏隅僻遠之地。足以控中
原而通萬國者哉。若夫阻險以避敵。僻處以偷安。則固賊臣迫挾之奸謀。頑固偷息之下策。
而又烏足論耶。而又烏足論耶。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

麥孟華

日本某政客之言曰。從茲以往。披東亞之地圖。不復見有支那矣。余痛其言。而深信其言之
不謬也。夫列強之亡我中國也久矣。索鐵路。取礦產。據要口。干內政。橫行中國。夷若無人。今

更挾七八國之勢力。張十餘萬之兵威。入其國。盪其兵。躪其民。覆其都。而中國者力絀而不足與爭。理屈而不能與辨。吞聲低首。舉四百餘州之地。而任其取捨。合四萬萬餘之人。而聽其死生。縱橫肆恣。惟其所欲。俄取東三省。蒙古直隸。英取川藏沿江諸省。法取雲貴兩廣。德取山東。日取福建。其餘甌脫之地。待之意與諸邦。二千萬方里之幅員。旬日之間。可以立盡。而列強乃躊躇觀望。反求我主權之人。商我和平之事。若有所徘徊而顧慮者。彼寧有所愛於中國哉。亦豈有所憚而不敢發難哉。譬之食也。其物已在齒舌之間。勢必不能他遁。若不多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易。驟然吞之。不鯁於喉。必病於胃。今我中國固在彼齒舌而不能他遁之物也。東西諸國。議論沸騰。却顧審慎。千論萬策。則無非謀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方者也。

今地球諸國。無不反覆論議於中國之問題矣。要其論議。約有數端。甲之言曰。中國宜分割者也。中國習慣。每以首都爲國土。以政府爲國家。故首都一破。政府一倒。則其人即自認爲國亡。且其南北二部。人種本殊。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觀其二千年之歷史。多至有四分五裂之時。若南北朝之時代。若季唐之時代。若宋金之時代。皆分裂割據。各君其土。各治其民。今首都破而政府倒。固至割裂之時代矣。則其時可分。中國者地球之天府。地球當公享其利益。非愚劣之人。種所得專而據之。况彼逞野蠻之舉動。無端啓釁。自取滅亡哉。則其理宜分

支那人種。不知愛國。而又特有服從性質者也。故苟有臨乎其上。彼即奉以爲君。今滿洲政。府。非其所喜。官吏貪酷。尤所積恨。誠能代滿洲而去貪吏。中人必樂爲壺漿箠食之迎。則其。機易分。且中國者。必不能免於分割者也。若不區劃疆域。分定擔任。探因循苟且之下策。用。扶植頑固之愚謀。則膨脹之八種。必終爲歐洲之妨害。則其勢不得不分。甲之言也。一唱百。和。歐洲大陸。舉國若狂者也。嗚呼。此固持黃人禍害 *the yellow* 之主義。而使我中國無苟。延之殘喘。中人無立錫之餘地者也。

乙之言曰。中國宜放任者也。天下抵抗之力。每與壓力爲反比例。列強之壓抑中國也至矣。肆其凌侮。極其要求。五十年來。開二十五之港口。以非理之挾制。行治外之法。權。條約則利。益均沾矣。土地則約勿讓與矣。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五年而來。日割臺灣。德割膠州灣。俄割。旅大。英割威海衛。法割廣州灣。英割九龍。意割沙門灣。租借之條約。日出而不窮。勢力之範圍。任意以推擴。且津鎮蘆漢滇粵山東山西東三省之鐵道。稅關釐金銀行礦產內河輪船。之利權。無不奪之歸於掌握。於是中人不平憤激之氣。與列強利益膨脹之力。同達於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擾亂。非出於中人之本心。實列強白而賈之也。夫以四萬萬之人衆。習二。千年之同化。種本秀慧。性耐勤苦。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強壯不撓之志氣。其人寧可輕侮。者哉。特以久伏於專制政禮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愛國之心。浸生。獨立之氣。浸盛。若誤。

視以非洲之黑種。而猶重加以壓制。則嚮所目為和平服從之人。必至生爆烈奮激之變。三十年前之日本。一壓而突起雄立。是黃人之前車矣。乙之說也。歐人所不樂道。而布洛孤大倡之於巴黎者。此固持亞細亞之事。亞細亞人自處。L'Asie aux asiatiques 之主義。而世界至正之公言。足保東亞太平之局者也。

丙之言曰。中國者宜聯合監督其財政。今日之兵費。必有億萬之賠償。中國羅掘已窮。其費必驟無所出。則莫若列強協議。而握其財權。舉凡諸省關釐租稅鹽課一切財務之政事。及中央政府之財政。以至細微纖悉之事。無不立官吏而監督之。俾以極大之權。且中國之官吏。以貪黷為通義。以中飽為宗旨。若使徵收必加倍課。民不堪命。將積怨蓄忿。起而洩恨於宵吏。且并致毒於外人。是排外之波未熄。而革命之旗又張也。則宜并官吏之制度而監督之。如是則中國不能有奮動之餘地。而可保外國之文化與外人之安全。丙之說也。雖不明言其用心。而握其財源。制其死命。是英人用之以制埃及者也。

丁之言曰。監督之議誠善矣。然列強之意見錯異。則區域之界劃難。中國之民數繁衆。則權力之轄治難。以中國之人。分隸歐洲之四國。則一國當有一萬萬人。歐洲列國之中。誰能負此重大之責任哉。既不能負此重任。則莫如以此重任而仍歸之主人。扶其皇帝而復辟。組其政府而建治。使親王輔佐之。使大臣左右之。令老朽巨體之帝國。復其強壯之精神。寧

非策之上哉。雖然鷲鳥戢翼。不能不防其搏擊。死灰暫息。不可不慮其復燃。根株未絕。來日大難。中國既復其責任。即不可不任其保證。保證之道。厥有數端。一則分屯重兵於要隘。以防前擊之滋生。而資兵之實。中國任其供億。一則毀要隘之守備。使之失所憑依。一則禁軍器之輸入。使之無所藉手。如是則既復中國之故步。且可永列國之和平。此數者。法人既有提議。各國未聞異辭。而德人提議之三事。固亦隱有此意者也。丁之說也。最爲中人所樂聞。而其言至順。其術至巧。其名至美。其心至險。而法人用之以縛安南者也。

東西八之干論自峨。安不出此四端。而甲之說則列強未能見之實行。乙之說列強未必有此公義。惟丙丁之說。則固所謂嚼齧之功。消化之易。列強所躊躇審擇而尙未決定者也是。故今日之事。非與我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其和議亦非在於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於中國政府之去留。

列強之衝突。猜忌。而復憚於用兵也。故無事不出於和平。即無事不出於協商。三國不協商。則不能墟埃及之宗。六國不協商。則不能執土耳其之政。五國不協商。則不能分波蘭之土。昔英某大臣之宣言。議院曰。亞洲之事。歐人互相猜忌。螭蚌相持。故曠日久而獲利寡。今歐人當合同運動。同謀其利。然後亞洲可入吾掌握。歐人近用此術。故英德已出於協商。此議一出。意人贊同之矣。奧人復贊同之矣。其餘法美諸邦。亦將必歸於聯合。中國雖無埃波之

滅裂。始無以免土耳其覆轍矣。然列國之離合。必視其利害之異同。俄人利害之關係。劃然殊別於諸國也。故對此定議。其報章即譁然詆諷之。而開放白河以北諸港口之議。且宣言而反抗之。豈英德果愛惜中國。而俄人獨有所嫌哉。諸國之利害在商務。故假和平而謀奪利權。俄國之利害在土地。故肆侵略以期達目的。兩者齟齬。故百端皆異其舉動。政界遂生其曲折。外交亦陷於困難。此所以遷延而不能遽合也。不然。土地利權。皆彼囊中之物。予取予携。而甯必仰此無主權者之鼻息。待此擁虛位者之豎諾哉。故曰非與中國議利也。實爲列國之自議。

無形瓜分之實行於中國也久矣。自立不許讓與之約。而土地皆爲彼代守也。自定勢力範圍之界。而政令皆爲彼代治也。極耕穫之勞。悉供他人之食。而我實一無所與。彼爲主而我反爲客。彼爲主而我實爲傭。四百餘州之地。豈徒非愛親覺羅氏之生業。抑豈復我二千年來黃帝子孫之舊物哉。乃者地主畢集。彼客與傭者。宜可謝事而去矣。然列強以爲不習其俗。不同其化。中國人未易治也。彼既習於故主。馴於專制。則莫若因用其舊。使客與傭者仍爲我奴。代治代守之勞。且亡人國者。天下最慘之事。至足怵人之目。痛人之心。夫使四萬萬人而皆怵目痛心於國之亡。且發憤并命而謀報復於亡吾之國者。則必非外人之所甚利也。莫若亡其實而存其名。使彼中人者。夷然相安。濡煦偷息。仍爲太平之歌。舞而令腐朽之

政府。君其上而掣其羈。無事則政府督之。可代我監其民而守其土。有事則政府平之。可代我任其怨而受其兵。而我但握其財權政權。遙爲控制。則彼雖有豪傑之士。亦無從脫兩重之羈。奮起而發難於其間。此以間接之妙術。行亡國之新法。屢用之而屢效者也。故曰其和議不在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政府之去留。

嗚呼。吾中國寧有政府。傀儡而已矣。奴隸而已矣。吾中國寧有國民。重囚而已矣。與僇而已矣。夫至爲傀儡爲奴隸爲重囚爲與僇。而猶囂然自慶曰。吾國不亡。吾國不亡。吾不知所謂國者何物。而國之者何人也。夫彼政府者。寧不知外人之傀儡而奴隸之哉。然以爲雖爲傀儡。仍有可動之手。足。雖爲奴隸。仍有可壓之重。僇。屈於外者。仍可凶於內。但使權位一日未去於手。富貴苟可能終其身。則且極其頑暴。縱其驕樂。而他日之神州陸沈。黃種息滅。皆爲他人之事。嗚呼。彼偷息苟活。朝不謀夕之無恥凶人。亦何足責。獨我國民。股膏絞血。致死效命。而乃購此重囚與僇之美職。延頸待命。來日方長。正不知其何以待之也。

然吾聞印度之入於英也。印人皆頌英政。樂其德而不念印度。有責以亡國者。則自謂爲世界人。而非印度人。嗚呼。此印之所以終古爲奴也。美之轄於英也。人本與英同種。然希望自由。力求自立。務求脫母國而成獨立之邦。嗚呼。此美之所以稱雄地球也。我今日縛束雖甚於印度。而優種不下於美人。况分制者上地。而人種則必不能分割。壓抑者舉動。而心力則

必無從壓。抑爲榮爲辱。爲存爲亡。爲死爲生。爲印爲美。非外人與政府所能主張。而悉聽國民之自擇。嗚呼。重囚嬰僮。必非人心之所欲。我四萬萬聰秀有爲之同胞。豈遂無力以瀕此辱而脫此軛也。抑暝暝以及此淪胥。甘心爲埃及安南之續也。嗚呼。此則我國民有自主之權者矣。

論保證和平必當 皇上親政

麥孟華

北京既破。媾和斯始。中外人士。罔不翹首企足。以冀和平之回復矣。然列國卻顧躊躇。深慮和平之不能永續也。乃皇皇謀保證之策。曰屯重兵於京師。曰設官吏之顧問。曰毀險要之守備。曰禁兵器之輸入。若是數者。列強固未嘗無他意於其間。而其人士所昌言。議論所騰布。則固曰止欲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也。夫列強之他意。固非吾所忍言矣。若謂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則吾竊嘆其防之於末而不正其本。持之於流而不清其源也。夫欲保和平之源。本固莫若扶四萬萬人愛戴之人。謀四萬萬人公同之事。以平四萬萬人憤激之心。列強之於此事。固亦提議及之矣。然持之不堅。斷之不速。故事尙未見於實行。揣其用心。似有所疑惑而不決。然此固地球至義之舉。天下至公之言。即言利益。亦所以保東亞之太平。而列強有無窮之利者也。

兵興以來。將半載矣。士卒苦於兵役。小民艱於謀生。影響所及。地球之商務。亦將受其虧損。

故中外民庶無不望和議之速成。然命行成之使已踰兩月之久而李鴻章雖曰全權實無寸柄。提一議商一約無不遙遙萬里之外。西向而請命於西后。西后又不能獨斷。更就議於榮董端莊。築室道旁。阻撓牽制。且慶王爲舊黨之魁。足以監其權而掣其肘。其勢力遠在李鴻章之上。李鴻章必仰其意而待其謀。一國三公。徒增擾攘。此所以議和二月而尙未得其端緒也。惟請皇上速回蹕於京師。使主權有所專屬。皇上奮其乾斷。便於指揮。內不慮權臣之挾制。外自可實行其全權。如是則談判一開。條約必能速就。否則宕延歲月。權奸各顧其私。竊望負隅之虎。獵人未去。而又肆搏噬。殆亦非列強之利也。故皇上親政。則主權一而和議可以速成。

賊臣圍首之歛兵遠逝也。固非知公法之不可犯。閉關之不可行。邦交之不可絕。翻然有悔禍之心也。徒勢絀力竭。不能不叩心俯首。戡陰謀以暫避其鋒。今日雖加懲罰矣。然賞罰本在其手。則責譴亦徒有其名。况其黨羽至多。援引至易。西后倘一復政柄。權奸必漸握重權。積恨既深。方如夫差之報越。安望其悉泯猜嫌。易讎爲好哉。惟皇上素重隣交。深明大勢。慕西國之政治。樂輸入其文明。一旦復握國權。固必重敦陸誼。此非獨中人所深信。抑亦外國所共知者也。且天下莫強外交最狡之國。與滿洲爲隣境。爲西后所素親。倘頑固之政府復立。則扇惑之狡計將生。韞上飢鷹。脫絛錠而突出。此寧獨亞東一國之禍害哉。故皇上

親政則外交固而狡鄰無所生心。

中國今日之大問題二。一曰北方之議和。一曰南方之變動。二者事雖不同。而固有密接之關係者也。戊戌政變。人心皇皇。含識之倫。咸懷義憤。是以歸政之電。縱橫於海外。勤王之檄。交錯於道路。乃者天下洶洶。其機將不可復遏矣。夫猶是中國之民。寧必有私愛於皇上。而有私怨於西后哉。皇上謀吾民之事。而與之以生。西后窮吾民之途。而與之以死。喜生而惡死者人情也。亦安能強天下之人樂死而忘生。夫奪慈母之哺乳。雖申商不能禁。嬰兒之啼號。禁賢師之教育。雖周來不能止。弟子之叫譽。皇上者四萬萬人之慈母賢師也。慈母賢師之見奪。雖羸政路。易豈能制四萬萬人不平之心。故今日而惡啼號叫譽也。誠莫如復其哺乳教育矣。然豈無倡言革命者乎。曰。民之所求者人權也。故西諺有之。曰。與我自由乎。否則與我以死乎。謂民之可以以死易自由也。我皇上變法之始。即許庶民之上書。除報館之忌諱。不俟民之要索。即與以千餘年欲而未得之人權。皇上一旦復辟。必將更張民氣。所欲求者既得之矣。則彼之捨身冒死。夫固又將何求。觀日本維新之初。浪士騰湧。而六事誓衆之後。則皆致命效力以佐中興。固期效之可觀也矣。列強誠能秉公仗義。復我皇權。則和議既成。變動亦息。此固非獨中人蒙其利益。即外國亦享其和平之福者也。若謂人心已動。不可復靜。則烏見日本之人背其天。皇英倫之士棄其君后哉。故皇上親政。則

內變息而人心可以復靜。

義和團之事變。其蹂躪可謂慘矣。而原其禍始。其原因厥有數端。一曰由朝廷之授意。一賞團匪而公使見殺矣。一詔募團而數省開教矣。上一萌排外之私意。下即肆焚戮之實行。一曰由見聞之蔽塞。戊戌之秋。禁絕新法。西法之政盡反。西學之校悉裁。耳目既所不經。猜忌即因而紛起。一曰由官吏之不肯抑揚於民教之間。蓄釀其不平之氣。故一朝暴裂如水潰。陸警之殺人。義和團者殺人之刃也。西后賊臣者殺人之人也。若皇上復握大權。重行新政。睦鄰修好之誼。既昭煥於人心。且採西學以擴其智識。仿西政以聳其見聞。而大小官吏慄慄奉法。民教交涉。理勢皆平。如是則小民皆濡浴於文化之中。潛消其猜憤之氣。咸知閉關鎖港之非。許則齟齬必無自而生。夫三十年前之日。本其仇教排外。豈與我有異哉。然政治之化。既興攘夷之論。自息。況列強既復我聖君。吾民咸感其見義。方圖報之不暇。寧至反目相仇哉。故皇上親政。則新政行而民庶必不排外。民教可以相安。

誠如是也。列強雖不成一兵。不禁一械。而亞東之大局。必無決裂之虞。夫上可期和平之永續。下可振義聲於地球。宜列強之決議而無異詞者也。雖然。復辟者徒有親政之名。必復權乃有親政之實。

復權奈何。首宜使西后撤簾移宮。皇上大婚以來。天下咸云歸政矣。然皇上僅擁守府

之虛位。西后乃有行政之實權。惟變法三月。皇上乃得自行其意耳。然大柄方握於手。幽禁即及其身。西后訓政而後。知其事不嫌於人心也。故無事不專於西后。即無事不託之皇。上是以訓政則假之上諭矣。徵醫則假之上諭矣。立嗣則假之上諭矣。乃至募團獎匪。亦無不假之上諭。而皇上則固瀛臺幽閉。未嘗一聞其事也。若使空言復辟。則皇上仍爲所挾制。而不克獨奮其威權。今西后遠在陝西。必不肯遽作回京之舉。列強誠堅請。皇上之回蹕。專認爲議和之主權。凡百庶政。西后皆不得干涉其間。則皇上獨斷獨裁。絕無掣肘。必外可敦鄰邦之親。好內可安搖動之人心。而西后者。既在耄年。當安順養。則爲之築長安之離宮。避西鄰之責。言豐其歲用之費。盛其園林之樂。湖山之歌舞。無異於頤和。終老之葆。裝別營於南內。則西后可保宴遊之樂。皇上亦無制挾之憂。士民既遂謳歌之歸。東亞亦保太平之局。一舉而四善備。列強之義舉。誠未有過於此者也。否則國事再誤。捲土重來。二十世紀之東洋。豈不慮其演彈雨硝煙之慘劇哉。

次則令賊臣按罪定罰。賊臣之橫悍無忌也。外則慘暴而橫戮外人。內則悖逆而劫竊大柄。窮凶極惡。天下痛心。今剛毅李秉衡諸人雖去。而榮慶端莊董趙諸凶豎。猶復柄政於中。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三思猶在。唐患方長。賊臣盤結於中。中國固未能高枕而臥也。夫西后以二十餘年臨朝之母。后擁四百餘州錦繡之河山。無端破家毀室。萬里蒙塵。盪瓊林大庫之。

儒。陷。棧。道。淋。鈴。之。苦。甯。不。恨。奸。臣。誤。國。幡。然。而。自。悔。首。禍。哉。然。授。柄。權。奸。積。漸。成。勢。諸。奸。緣。傳。於。肘。腋。幾。如。附。骨。之。疽。若。今。日。不。悉。數。盪。除。他。日。仍。將。刳。制。皇。上。是。故。戊。戌。反。新。政。廢。皇。上。之。人。即。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也。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即。他。日。必。不。可。立。朝。廷。預。政。事。之。人。也。持。此。以。釐。汰。賊。黨。賊。黨。必。無。所。藏。身。皇。上。乃。得。握。用。人。行。政。之。權。外。人。乃。得。保。永。久。和。平。之。利。否。則。外。拒。媾。和。而。內。實。主。議。名。雖。加。譴。而。實。且。當。國。皇。上。雖。能。復。辟。其。何。以。異。於。戊。戌。之。皇。上。哉。

曰。此。我。內。政。寧。外。人。所。宜。干。預。耶。曰。切。齒。賊。臣。繫。心。皇。上。中。人。之。同。心。也。救。難。恤。鄰。外。人。之。義。舉。也。因。人。心。之。大。順。行。恤。鄰。之。義。舉。我。四。萬。萬。之。所。欣。喜。而。無。異。詞。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他。之。尊。我。權。者。泮。然。安。之。此。之。復。我。權。者。獨。郵。然。疑。之。是。猶。我。室。被。焚。忍。於。隣。人。之。乘。機。刳。掠。而。不。忍。於。隣。人。赴。急。救。火。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

麥孟華

天下人數之多。則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天下國民之少。則又未有如我中國者也。中國以人衆聞於天下。其一國之數。可敵歐洲之全土。他國之人。莫不驚其人種膨脹之力。而吾邦人士。且總總焉日憂其人滿。稽其三十年前之數。則已號稱四萬萬人。夫挾此四萬萬人之力。宜可以馳騁歐美。橫絕地球。而乃瞑目束手。任他人之牛馬而鞭笞之。如羣羊之見驅於牧。

豎。戡。耳。聽。命。惟。所。生。死。雖。地。球。民。數。至。少。之。國。皆。得。握。其。權。而。制。其。命。橫。行。其。境。夷。若。無。人。若。是。乎。國。人。之。衆。寡。無。關。於。國。勢。之。盛。衰。也。麥。孟。華。曰。國。者。民。之。所。積。有。民。即。可。以。立。國。故。英。之。民。數。不。及。我。十。分。之。一。也。而。區。區。三。島。控。制。五。洲。美。之。民。數。不。及。我。百。分。之。一。也。而。脫。英。立。國。首。稱。富。強。日。本。民。數。僅。及。我。十。分。之。一。也。而。稱。雄。東。亞。頡。頡。列。強。非。律。賓。杜。蘭。斯。哇。兒。則。民。數。尤。少。殆。不。過。我。千。分。之。二。三。耳。而。抵。抗。英。美。數。年。不。屈。誠。有。民。也。國。罔。不。強。烏。有。以。四。萬。萬。之。族。民。而。族。昇。奴。有。四。萬。萬。之。國。民。而。國。見。墟。者。哉。然。則。中。國。之。號。稱。四。萬。萬。人。者。要。不。過。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偶。寄。生。此。四。百。餘。州。之。地。而。備。此。四。萬。萬。中。一。人。之。數。已。耳。其。思。想。有。中。國。之。關。係。其。行。事。負。中。國。之。責。任。翹。然。而。可。謂。國。民。者。蓋。千。萬。人。而。恐。無。一。二。也。

然。而。歐。美。國。民。之。名。震。動。而。轟。其。耳。日。東。西。國。民。之。事。浸。淫。而。入。其。腦。筋。乃。憬。然。於。爲。其。國。土。之。人。即。有。其。國。民。之。事。徒。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于。然。不。足。名。爲。中。國。之。國。民。也。於。是。歐。美。國。民。之。風。潮。簸。盪。而。及。我。中。土。中。土。國。民。之。出。現。今。日。爲。其。時。期。矣。則。且。爲。正。國。民。之。名。爲。釋。國。民。之。義。搏。搏。大。地。之。中。界。其。國。土。釐。其。風。俗。異。其。語。言。萃。民。人。共。同。之。團。體。劃。然。而。自。建。爲。國。其。國。體。雖。有。共。和。立。君。之。異。其。等。族。雖。有。貴。族。平。民。之。殊。其。執。業。雖。有。士。農。工。商。之。別。其。族。民。聚。

合。雖有人種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於其國土之中者。即無不有國民之公。權。即無不有國家之義務。總而名之曰國民。故羅馬人之言國家也。以全國人民合一之義。而名之曰列波埔律。(Republic)蓋國家者成於國民之公同心。而國家者即爲國民之公同體。也是以歐美政治家之公言。無政權之人民。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民者。無國家。(No nation no state)而國民之情感。與國家無關係者。亦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家者。無國民。(No state no nation)國民者與國家本爲一物。異名同實。要不能離而爲二者也。

由是言之。國家者域民之界。而國民者對外之名也。故歐美諸國之法。國民之公權。惟內國臣民所享有。而外國之臣民。必不能與享其權利。雖本爲其國之民。而移居於他國。數年不返。不任國家之責者。則亦除其國民之名。籍斷其國家之關係。奪其公民之利。權。而國民者。亦知我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責任者權利所從出也。則莫不奮公同之思想。謀公同之利益。協力分勞。不肯放棄其責任。乃至忘家赴國。以一身爲國家之犧牲。蓋國民之權利。如其公且廣。而國民之責任。如其重且大。豈有衣其衣食。食其食。家其家。籍其籍。而即可自附於國民之數者哉。

執是義以繩之。中國不幾無國民矣乎。曰。中國之無國民。二千年於茲矣。中國開國至。早文

化最。先。三。代。以。前。以。民。爲。國。詢。謀。及。於。庶。人。芻。蕘。縱。其。論。議。國。民。旣。盛。國。家。亦。昌。秦。嬴。暴。興。以。愚。民。之。政。爲。民。賊。之。祖。焚。詩。書。以。錮。其。智。慧。祭。誹。謗。以。褫。其。自。由。盡。取。國。民。之。事。權。奪。而。歸。之。掌。握。專。制。之。橫。國。民。奪。氣。繼。起。者。惟。思。爭。其。君。權。而。亦。不。利。國。民。之。有。權。力。也。則。竊。其。國。家。爲。私。有。而。不。許。國。民。之。預。其。事。而。睨。其。旁。心。法。相。傳。變。本。加。厲。若。宋。若。元。若。明。其。所。謂。英。主。令。辟。莫。不。以。竊。國。之。巧。愚。民。之。術。爲。其。英。武。閭。弱。之。殿。最。當。時。之。國。民。始。未。嘗。不。起。而。爭。之。也。爭。之。不。得。不。能。不。受。其。壓。制。壓。制。旣。久。才。智。且。不。足。以。自。治。矣。則。更。偷。安。苟。息。樂。舉。其。責。任。事。業。委。之。一。人。之。代。謀。馴。伏。不。已。且。倚。賴。之。遂。以。國。家。爲。一。家。之。產。業。國。事。爲。一。人。之。私。事。吾。儕。小。人。與。國。無。關。惟。當。供。其。使。役。而。不。必。措。意。於。其。間。即。有。一。二。魁。秀。起。而。謀。復。實。任。亦。且。羣。起。而。詆。其。僭。越。罪。以。悖。逆。如。是。則。不。復。知。其。國。爲。何。物。不。自。知。其。身。爲。何。人。嗚。呼。國。民。者。國。家。之。主。也。一。變。而。爲。客。再。變。而。爲。傭。三。變。而。爲。奴。隸。旣。奴。隸。矣。而。國。民。遂。絕。跡。於。天。壤。之。間。此。西。人。所。以。謂。專。制。政。體。之。下。止。有。服。從。君。主。之。人。民。而。必。無。服。從。國。家。之。國。民。也。夫。旣。已。無。民。安。能。立。國。然。一。統。之。世。閉。關。獨。立。其。爭。亂。攘。奪。者。嬰。不。出。此。國。土。之。中。故。雖。有。移。祚。易。姓。之。事。而。其。國。終。不。至。移。於。他。國。之。手。今。乃。海。禁。大。啓。忽。出。而。遇。他。國。之。國。民。一。人。必。非。國。民。之。敵。則。一。敗。再。敗。勢。驟。衰。而。國。頓。危。蓋。今。日。者。君。權。之。程。度。旣。達。於。極。高。之。點。而。物。極。必。反。不。能。不。假。國。民。以。濟。其。窮。者。也。我。上。皇。上。大。公。遠。見。因。時。制。宜。許。庶。民。之。議。

政。縱言論之自由。我國民內獲二千年失奪之人權。外觀數十國之平民政。治窮則必變。辭而必發國民之種。播於戊戌。而今日不得不萌芽者也。

盛矣。歐美之國民也。而溯其發生之時代。遠者大都不過百年。而近者乃不及二紀。而其發生之遲速。每視其播種之力以爲差。徵之各國之例。英人之播種也。至早。故浸淫漸漬。其發生爲最先。美人之播種也。至烈。故勃然興起。其發生也爲最驟。日人之播種也。爲至順。故因勢利導。其發生也爲最易。我中國民之起。點其情勢頗與日同。而人種之繁滋。民性之聰慧。自治之才質。無僧侶武門之壓抑。無貴族平民之等級。而全體之國民。復皆出於同一之種族。其共同之精神性質。言語習慣。皆非諸國之所及。故團結之勢力。膨脹之速率。發達之驟。必有突比於英美者。且國家者有組織之體。其生活與個人同。幼壯衰老之既殊。則體力長成亦各異。大抵幼穉長成之力。每倍速於少壯之時。歐美國民之發生。雖早而漸近。少壯長成之力。亦將定矣。中民方下幼穉之年。如花初胎。如人方孩。體力鬱勃。日新月異。旭日東出。異光熊。熊。春草勾。萌。怒芽茁。茁。雖復未成形體。而氣象之盛。固可一躍而突進文明也。彼白種之國民。又烏能以開化傲我。誣黃種爲惡劣。詆支那爲老大。而猶例我以二千年馴伏專制之人民哉。

日。中國國民。經二千年之壓抑。力已弱矣。骨已脆矣。今發生方始。而阻力叢集。一受戊戌之

鋤夷。再受漢口之摧擄。三受外人之逼制。恐生力之不任。而生機之將絕也。曰。內力之發生。恆與外力之阻抗爲反比例。故天下進化之理。皆紆迴曲折以達其冀望。而必無直線徑達之事。法人不經數次之革命。則不能行庶民之政體。美人不經八年之血戰。則不能建自由之新邦。英人不經十數年之爭鬪。則不能獲議政之權。競爭之劇愈烈。文明之程度愈高。國民之權力愈厚。此西士之恆言。所以謂權力爲不斷之競爭也。細民謀衣食。逐什一。尙冒險以賭其性命。角鬥以競其腕力。况由千餘年之奴隸。脫羈軛而驟列於國民。爲生人莫大之幸福。而可安坐得之哉。按以各國之成例則如此。驗之天下之公理。又如彼。霜雪彌厚。則松柏之滋長更茂。熱度愈高。則海機之漲力更大。今日之鋤夷摧擄逼制。寧非國民之霜雪熱度哉。傳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又安足懼耶。

要而言之。今日之中國。非老大之時代。而幼稚之時代也。今日之國民。非垂死之國民。而方生之國民也。老大垂死。則亦曰無藥可治。無術可救耳。若夫幼稚之赤子。方生之嬰兒。而曰不可救治。何其言之悖且謬也。然而國民之生也。成於人而不誕於天。故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天而在人。我亦爲國民之一也。則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人而在己。斯賓塞不云乎。我自保護其利益。較他人之代我保護。情倍切而事倍善。况我中國國勢將傾。聖主見廢。上無可託庇之人。下無可推諉之責。我不自保。更孰從而代保之。長成國民之生體也。惟我。戕

絕國民之生機也。惟我自非至愚極忍。寧肯袖手旁視。狀絕四萬萬之生命。并以自絕其生命哉。若猶憚責任之重大。而誣之以老大絕嬰兒之哺乳。而視之爲垂死。則是自屏於中國之外。與國家斷絕其關係。而非復我國之國民也。人既非我國民。則固甘爲外國人矣。於外國人又何責焉。於外國人又何責焉。

論議和後之中國

麥孟華

痛夫龔子定菴之言也。曰未雨之烏。戚於飄搖。將萎之花。慘於槁木。痿瘵之疾。痛於癰疽。我中國毛羽摧毀。根株憔悴。數十年於茲矣。至今日而瘵疾已成。勢將不起。讀議和十二款之條約。不能不爲之輟食推枕。痛哭憂憤而不自勝也。夫十二款之條約。未嘗索我一二之要港。未嘗割我尺寸之土地。凡所要素。非爲正當之賠償。即防將來之禍患。且自我致戎。曲不在彼。我則自侮。於人何尤。是以我國人士。莫不幸和議之速成。冀和平可以回復。謂中國無大損失。喁喁翹首。如慶更生。嗚呼。以十國之協商。半歲之詳議。審慎周詳。算無遺策。豈忽有愛於我。頓抑其狡焉思啓之雄心。以存我二千餘年之古國哉。昔俄皇尼哥拉士之謀併土耳其。以出地中海也。日與英國協商。嘗語英使奢摩路曰。今吾等捧持病夫於掌上。若不善爲協議。一旦病夫突起而脫吾掌握。則後悔必將無及。今泰西病夫。既受彼六國之軛縛。固無能脫彼掌握矣。移其術以處我泰東病夫。亦將用其故技。今日議和之條款。固不必駭中

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國之死命。玩之於股掌之間者也。

中國自通商以來。外人之與我交涉者。凡三易其政策矣。甲午以前。皆用和緩主義。天咸同而降。吾國力日弱。國威亦日替。然外人叩關之始。怵於龐然大國之外勢。憚於政事腐敗之內情。惟垂涎其商務。更恐失其歡心。故英將撲鼎查之肆。擊閩廣江蘇。連兵二載。許五口通商。而即可了結矣。索還伊犁之案。俄人橫悍。一使臣理論。而即可轉圜矣。甲申之役。英法合縱以破京師。然和議即成。償款亦寡。且假洋兵以代平內亂。遣將官以代練水師。雖訂利益均沾之約。攫治外法權之利。類皆乘我不知。善言欺給。其或虛言囑喝。一對以強硬之手段。亦旋即降心相從。甲午而後。吾國竊敗之情狀。纖悉盡見。於是和柔之政策。一變而爲強硬。柔緩之手段。一變而爲急激。朝鮮失矣。臺灣割矣。然可曰割地乃成也。無端而俄奪旅順大連灣矣。無端而德奪膠州矣。無端而法奪廣州矣。然猶曰酬勞報德也。無端而英索威海衛矣。無端而英索九龍矣。無端而意索三門灣矣。然猶曰抵制列強也。無端而英訂揚子江一帶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法訂兩廣雲貴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日本訂福建勿讓他人矣。其餘鐵路礦產內河小輪釐金收稅一切權利。無不豪奪強取。不必問地主之甘心與否。不必問物主之允許與否。予取予携。千手突集。爭先恐後。日不暇給。蓋深知中國之無復拒力土地。雖大急取強奪。則可以立盡也。北方事起。東西列強。兵力畢集。宜可以遂其突飛進取之